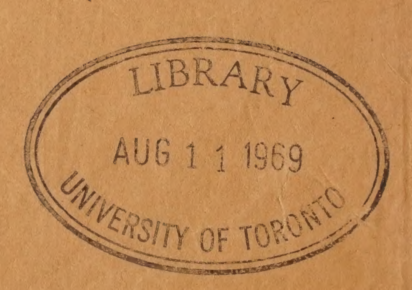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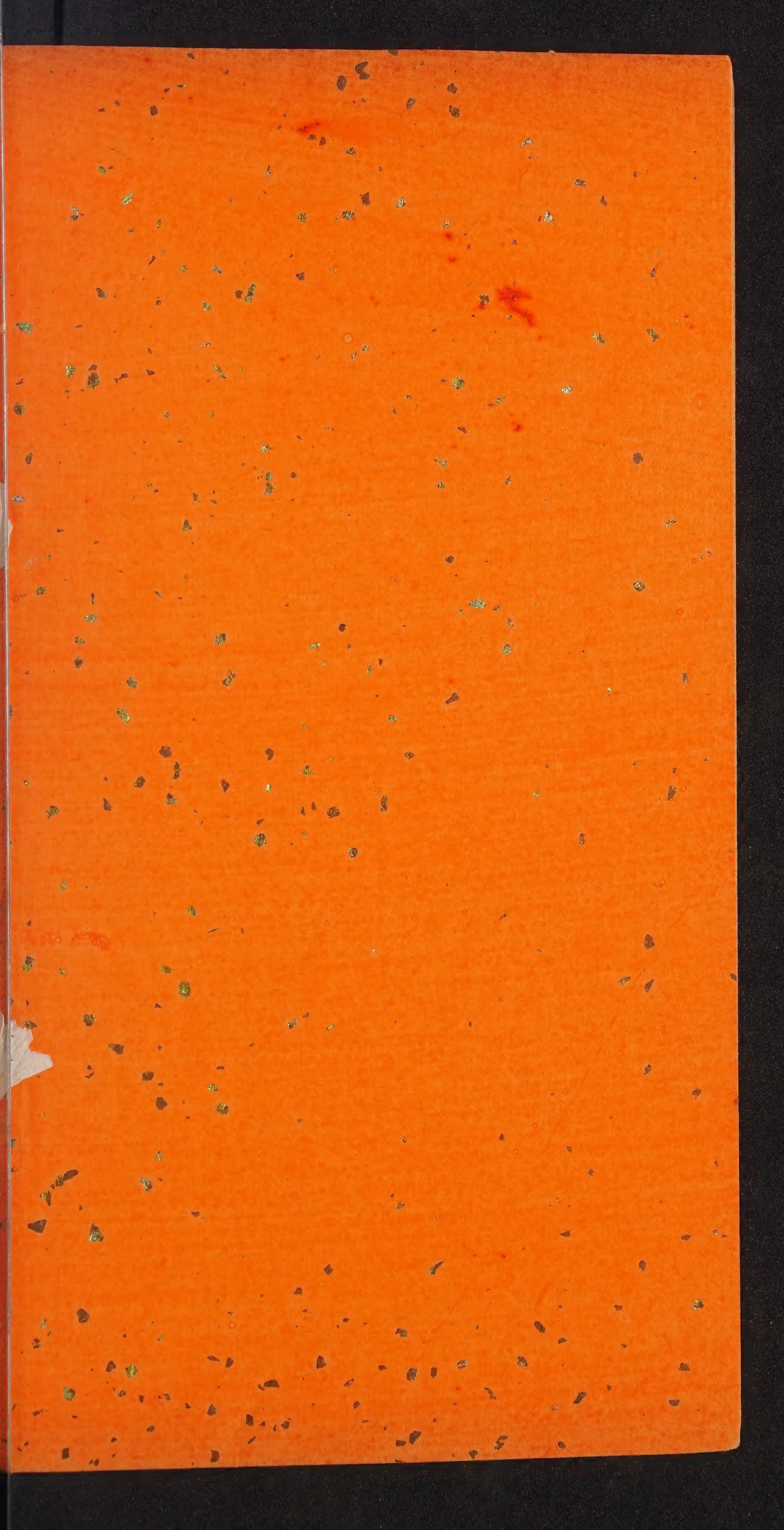
PL
2722
U2L5
1869
v.11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小兒女有何知識而祠中邂逅遂締良緣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掩頸（分來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此非尋常邂逅者）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壻家無女

固是慧而多情亦菩薩有以啟其衷也

胡母奉佛菩薩化身固也然使成與菱角稍有二心未能堅守

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爲若壻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覘成意似欣屬焉（審觀而定殊非草草）成乃出女追而遥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寫是情種他日之矢死不二基於此矣）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見常恐拂之即浼崔作氷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

前盟菩薩亦不發此慈悲矣況鬻爲人母自古未聞成以頗肖其母而迎歸執子禮誠孝之感已不自今日始矣

成泣而言媪不荅但爲治簾幌衾枕畢成之心媪已早鑒之矣

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一二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媪喜便爲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媪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媪不荅但爲治

此意神天警之

豈惟堅成並受聘于成而志不可奪之菱角此時泣不眠櫛強置車中老母慈悲出門而去俄而逢首啜泣轉喜爲悲夢耶非耶娶來即亦非福之語菩薩其早鑒之耶

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燭坐勿寐我往覘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媪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覘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于胡大成身不能自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强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主所得自主者此志耳對情種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鄉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于是轉悲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攜家

以肩輿迎來示之曰此汝夫家成其志也又曰汝家婆婆旦晚將至菩薩之成人節教人孝何懇懇哉金毛犼奔騰湖而載母

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人强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儔人婦奔伏澗谷一夜姥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遨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戸云此中可居母

（至此即哭讀至後乃大哭）（我讀）

而來母子抱哭余讀至此不知何爲亦哭不止也

將啟謝回視其馬化爲金毛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撾門豁然啟屏有人出問怪其音孰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媪爲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大○士○化○身○固○是○虔○忱○所○感○而○發○子○成○之○孝○居○多

作冰 見卷三胡氏 株待 (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兎 結髮 見卷一陸判 萍梗 (許渾詩)客路隨|鄉園失薜蘿 蓬首 見卷一王成 犼 (集韻)|音吼北方獸名似犬食人 超乘 見卷五老饕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

漏脫遂挾術以遯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
紳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旣歸謀攝取之
開門揖盜　冶容誨淫
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
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淩雲
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淸潔
俯視甚了取木鳥授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
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
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
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

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聚會耳送還耳遂與結褵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

此其中有天焉非可強而爲之也

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鯁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銜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

其夜奔也鄰婦自爲之其憤而譖誣則非鄰婦自爲之也天也

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

暴富奇矣豈麗人亦見于相乎

信頤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覘之皆麗姝詫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欋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升零落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倘未倘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欋窜邢飲泣邢亦計窘姑

方鯁〻之性足見一班

紳女爲劉絕婚而告父母誓從邢此爲名正言順

予人以婦居人以宅贈人以窖藏只賺得孽夫楊某四字殊亦

賂承牒者貸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俾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置夫婦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

尚有一人尤当厚報之

可謂善爲謚矣

乃何人耶婦也

後女干歸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孅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邑而天輒報之以兩鳴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楊之漏脫非楊之幸也天將留之以有待也楊死則朱亦必死楊朱死則紳女無由歸邢矣夫紳女固幼受聘顯秩之劉者也乃采禽翔入倏爾飛騰爆竹斜衝突然牽嗹遂致月府姮娥招同王母九女求從月

下降自天邊赤貧之秀才並得麗人且成巨富此固楊之作法自斃惡貫已盈而苟非邪之方鰊成性不納私奔又何得以合憤反誣僦居泗上而適在兩女墮落處哉

白蓮教（見卷五）丨丨丨左道（見卷一陸判）徐鴻儒（見卷五白蓮教）月府姮娥（見卷六羅剎海市）王母（見卷七輩仙）敗絮（見卷五續黃粱）幾疑惙惙者疎而近於漏（見卷六田七郎）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

陸押官其仙者與顧何以伺人門下而求司筆札也觀其看花洞府只謂阿鴨可從主人後趙以無疾終阿鴨亦同仙去則趙與有宿恩可知想趙亦仙去矣

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奕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抜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貲爲質始可放情飲嗷不然一舉數千閧然都散於何

俗人常態

取償也衆愁曰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麪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飮耶衆異之乃共恣飮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摟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貲悉化蒺藜僕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

取一不傷廉惠而不費

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挽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旣歸猶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畜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尙在否某曰我實不會至齋有無固

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祝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旣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俟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卽蘭花一種紛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筆札（見卷七考城隍）青顧（見卷四阿纖白眼注）主計（見卷一長清儈會計注）東道主（見卷三巧娘）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陳錫九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昏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昏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䘏一日使傭媼以饁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

恐母慚强笑以亂其詞因出槖中肴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啜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媪不服（老奴烏足怪矣○有所受之矣）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撻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呶呶如將尋鬬母强勸女去女潸然拜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母强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歸久之渺

然悲憤盡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求
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
葬之東郊今冢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丰○减○鳳○神）
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
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
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
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即
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
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眞其

見父母而即歸必無是理果尔不歸亦無是事看他措辭何等

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新婦亦在未過孝）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子先迎孝婦來矣）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至性至情）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至情至理）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

委婉用意
付等周匝

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無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

周某用盡心機作者費盡經營讀者忽而怒忽而憤忽而驚忽而哀忽而憂忽而懼又忽而喜忽而慰忽而樂忽而快目不轉瞬心似懸旌亦用盡

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即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兩边俱是天倫眞有萬難處之處統觀前後益妙）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女賢）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

多少目力亦費盡多少心計

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其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鋭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訟誣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

不矢死陳家人必不來接

交幷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

不惟見夫見姑且得見早世之翁節孝之所感則然

遲歸二日難爲保見勇難爲作者只便宜讀者多得上一段妙文看

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若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爲保見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

鐵索之縶天其假手於惡人而賜之金矣周某能用盜能用役而不知巳適爲天所用彼械在獄卒用錫九之綾類而乃得自贖天之處小人固將以愧之悟之而使之改也瑣瑣雜糅褻天

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寃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梏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壻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葢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名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

亦未如之何也矣

突如其來誰則主之

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旣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撾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覗之門一啟兩騾躍入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覗

官罰不如冥罰之多

而且快暢

庸知非福

讀至此處幾番張口伸舌幾幾乎口不能閉舌不能縮久之久之只呼巧巧又呼快快

則白鏹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劫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誌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四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代求壻致一函焉醒而嗚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郎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壻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尙德之達人也者卽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壻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陳之孝女之賢事皆處於萬難非人力所能爲者荒冢已沒誰其識之卽無孽兒欺陵亦溝壑之餓莩耳乃人鬼異路父子適逢旣見慈親復覩新婦得雙榆之表誌載遺骨以歸鄉至誠感神自古然也女不從

父命逢怒遣歸倘得藜藿終身亦復何憾乃饁榼來
餉惡語相侵倚勢逼歸離書坐索至不得聞母死不
得質離昏凶訃已來於西安吉日又聞於中翰游絲
無主錦被中淚海沉淪矣非陳家人接將去夫妻豈
復有相見之一日哉犁牛老悖假此為洩忿之端送
女者將為厲階造婦者初如夢醒周之為鬼為蜮適
以顯予言之神靈及身受冤讒始因繫而求解脫于
若翁庸可悔乎雨驟夜歸何殊塞翁失馬而以囊中
之白鏹鼓輦運之糟糠彼得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終

不能以小人之力抗鬼神也吁可哀矣

金龜壻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以龜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李商隱詩無端嫁得金龜
壻孤負香衾事早朝名士見卷一阿寶批頰見卷七江城逆旅見卷二巧娘敗
絮見卷五續黃粱超乘見卷五老饕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合巹見卷二嬰寧
訃見卷六宮夢弼舁見卷二嬌娜鼠竄見卷三紅玉伐步見卷二鳳陽士人游
揚見卷一嬌娜緩頰見卷八西湖主慷慨見卷六青梅以墨敗見卷十席
方平東牀見卷三胡氏坦腹注宛宛嬰嬰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

入闈之先要在靜養筆墨之外更無長物可知非臨渴始掘井者眞讀書人自應如是至燒書吞灰以此

見一人負笈佂儴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矚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

代讀卽令果有其術亦惡足傳

持磚敲門門開磚棄胸中無一字縱日事

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柰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愼重之意無論烏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

一行作吏此風塵之況以可歎也

簿書吾不知其操何術以從事矣況更有目不識丁者乎夫學古而後入官民人社稷非以為學也大官大臣不可使學者治之也不學無術識者訕之卜子夏之諄諄於仕而優者非謂其

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迍邅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卽言之君亦不識畧舉一二人大槪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

遊神耗鬼雜入衡文以師曠和嶠評操弃取之权所

賞鑑旨自有所在蓋謂文不可恃亦且命不可憑矣

地下亦竟如見也

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而不殖將落不爲而虞哉果有此一考窃恐官衙爲之一空

審主司姓名不復終場而裹具徑出省得一番痛哭可稱識時勢者

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旣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于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予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好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

○與○其○被○黜○不○如○被○貼○

○切○中○時○事○婉○而○多○風○

策問奇而正闢而確惜未覩其目謂痛快之條对耳

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淸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雨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兒獨步矣數辰后不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二日竟不復來陶使子往尋之子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

年有故十萬不得為男子首

每至三

當事者泫然流涕旁觀者極意慰藉既而相對默默殊不可堪先生久嘗此味故言之更爲親切

兩間不平之事極多

句一贊畧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懽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兒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塲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詰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兒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

非過來人不能說得如此眞切

裂碎地榜快人快事有如此乎

大巡環三十五年乃來則不平之無可消者不知凡幾裂碎地榜三分存一遺卷得荐已多至二分此誠破例之舉最快人心之事矣特不知此裂去之二究竟作何處置游魂耗鬼

字止存三之一偏閱遺卷得五兒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與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恝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卽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塲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

之儇然衡文者又將作何處分八巡環想倘不遺餘此也雖曰科名有定而註定之艱苦一分不曾歷盡則有定者亦未必得茫茫苦海奔波者又焉知註定之數何時歷盡耶然亦有

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闖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葢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塲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臥夢輿葢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荅云大哥許假一舍

来学事問而自少至此自壯至老矮屋中此歴数百日而犹未肯休者又其自尋苦惱而非天数之註定也

以入闈不得借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卻適家媪出曰夫人産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

原有○同塌○之納

果有佳弟怡怡之樂豈翰苑所能易哉

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師曠鄭順車必在其中）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

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和嶠（晉杜預傳）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問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凜凜 世說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凜凜恆如有氣 名下士 見卷三苗生 負笈 見卷一勞山道士 名士 見卷二阿竇 無長物 見卷五續黃粱 臨渴掘井 朱文公治家格言嘗未雨而綢繆勿丨丨而丨丨 異物 見卷三嬰寧 敲門磚 古諺語丨丨丨不直錢 文昌 見卷九梓橦分 都羅國 中元 按七月十五爲丨丨節 十八獄 見西遊記 獨步 後漢戴良傳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就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丨丨天下誰與爲偶 張桓侯 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某俱事先主先主爲漢王拜右將軍後爲帳下所殺追謚曰桓侯 嚴君 見卷四五通 逆旅 見卷二巧

娘

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

摩頂南史徐陵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丨其丨曰天上石麒麟也○一統志宋真宗時有漢道者逆知吉凶嘗召問禁中事仁宗生晝夜啼不止道者丨其丨曰莫叫莫叫何如當初莫笑啼遂止○按真宗無子求于上帝帝徧問諸仙有赤脚仙大笑遂遣焉在宮中好赤脚是其驗也

毛詩正義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丨丨○詩譜大毛公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萇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傳小毛公題之曰毛也○按漢毛亨治詩作訓詁傳以授從子萇時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名其詩曰丨丨

瘖啞如霹靂見蜀志

將軍好武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丨丨不丨丨稚子總能文

絳灌史記淮陰侯傳高帝執楚王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丨丨等列注周勃封絳侯灌嬰○按楚漢春秋曰

父母俱亡遂以游蕩自廢雖頴秀其可恃予室中不有仙人則举人酸婿亦終老死被窩耳

以袴要婚一篇文章

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擒將活死不衰丨丨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是丨丨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頴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狐卽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鼾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袴一帶上繫針囊大悅恐竊

○紈○袴○包○足○而○必○襪○及○針○囊○皆○下○文○有

傷從此結構而成

送新人新

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金銀有綉屄有鏡不如此不足以称之）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大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啓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

微醒而恨只曰淫婢賣我且復微笑亦頗秀好修飾得力処文於吞吐間形容得出

金釧一枚裓出綉屐一双以紈袴而合以

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頳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

本欲借袴引出綉屐犹嫌其率

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

却先以金釧裓之遂令文勢曲折而更多情趣

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貲酒爲贄由此奇貨

繡屐而離中間復取復而贈之以鏡以鏡而離又以鏡而合後仍以履作結而履而灰灰而復履忽作滿袢之履忽作墮地之履此皆從紙袴針囊生香設色而出却以小報紩袴一語作收

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鞚之摩肩過反啟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荊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

持重

灵警異常老成

上提下之筆遂令讀者信其件匕都是寔事幾忘其尚以影裏情郎書中愛寵二句憑空撰出書中黃金屋書中顏如玉一篇議論文字

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爲胡叙僚壻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覲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縈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媪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卽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圞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

有兩生同時者劣等而被斥者後聯姻相見皆訝

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

日似同处相暗來沈吟久之相與点首日哦匕情態

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

破窑一折声涙俱不生出後半幅文字此處都先說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劳又愈曲折愈顯出鳳仙之激烈也

亦如是

爲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屈指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眞臘攜來所謂田波羅也因擲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

○當○應○之○曰○此○常○情○耳○子○何○爲○獨○不○然○

鳳仙自是喬性自是好勝然世之無志上進者皆慕昔甘讓人者耳破窑一唱夫夫也將何以爲情牀頭人欲吐氣一顰也若被嚴課一笑也如膺上賞以此策厲丈夫眞乃百發百中

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有拳大酸胥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窑（如見其人）（如聞其声）一折聲淚俱下既闋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懽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黄金屋自在書中牀）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以此为吐氣符勅眞足破愚起懦）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借乞敝履引出贈鏡乃不突元）易之劉乞其敝者囅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已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

曲曲寫出傳神繪影之筆

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吾謂有其過之無弗

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顏如玉自在書中覓之則翩然來矣）不見怊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遠而背）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近而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其對月餘銳志漸衰遊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近而戚）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遠而背）始悟爲已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再用總寫精神愈足）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君爲吐氣妾當揚眉）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

叐也何者設使能保教之一舉而提未必日今可以對我師保也蓋鏡中人自有大作用在自有眞力量在師保之嚴何能及之

狐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

能與分苦然後可與共甘此之謂眞内助

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甯將復當寄信往並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

雖不怨水人却只感紈袴主意只是收繳釧履耳乃投諸

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爲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氾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賫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塡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八客舍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水仙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刘郎此时背上必不関痛）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

火而破水仙亦代祝已盡致矣鳳仙忽撥灰捻堆抔而有無數之屐此無中生有絕處求生之法也

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會著姮娥來相

劉郎矣

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

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憐

啓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杯中堆作十餘分

該○諧○語○唯○而○趣○推○灰○滿○拌○直○足○遍○与○世○人○看○也

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杯悉如故款八仙急

因○見○鳳○仙○作○弄○愢○亦○于○人○情○神○所

出推杯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

繡○而○成

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

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

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

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啟簾則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頭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輿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縶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冶嫚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

天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家不中貲見卷二酒友輕諾寡信〔老子〕丨丨必丨丨多易必多難奇貨居之見卷二酒友欵段見卷一瞳人語南陽三葛君得其龍〔世說〕諸葛瑾與弟亮從弟誕並有盛名名事一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按〕萬姓統譜諸葛殷時侯國葛伯之後舊居瑯邪徙陽都先有葛在時人謂之諸葛吳書亦云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是瑾亮誕皆葛姓也僚壻〔賴眞子〕爾雅曰兩壻相謂爲亞今江東呼爲丨丨履舄交錯見卷七八大王眞臘田婆羅〔北史〕丨丨在林邑南本扶風之屬國也其王姓剎氏名質多斯那國多奇樹婆田羅樹葉花實並似棗而小異○〔按〕此作

丨丨丨疑懊**破窰**〔按〕避暑錄云呂文穆蒙正爲父龜圖所逐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中有丨丨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並龍門寺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喬性〔按〕喬與驕通禮樂記齊音敖辟喬志○又音矯見莊子在宥篇

影裏情郎畫中愛寵西廂記他做了丨丨丨我做了丨丨丨丨

氾掃見卷四珊瑚

太瘦生〔歐陽六一詩話〕李白詩丨丨丨唐人語也猶以生爲語助作麼生何似生之類皆是

亭午見卷一王成

貞見卷二蓮香

少不努力老大徒傷〔顏延年長歌行〕丨壯丨丨丨丨丨丨丨悲

恒河沙數〔彌陀經〕〔疏鈔〕丨丨在西域無熱河側沙至微細佛近彼河說法故凡言多常取爲喻○大智度論問丨丨中沙有幾許答云一切算數所不能知惟有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一切閻浮提中微塵生滅多少皆能知數何况恒

讀完一部廿三史所謂平居慷慨自信者我知之矣忠臣孝子皆從至性熱血中出來不是口頭舌邊上做得的奮然自許便已看得太容易了胸

佟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必忠臣孝子而后可以傳異術）始得傳其術也（非必得異術而后可以爲忠臣孝子也奮然自許又）董又奮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使借觀董授之（恨不得異人所傳此見已錯○○對門外漢只有端）

中全無些子血性如何有力量擔當得起

晨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笑而已）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毳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對井底蛙只有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為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拷掠呻吟不絕者直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止之妙保全孝子不少）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

恐無生理宜審萬全是對忠臣孝子議論

[illegible]
是忠臣孝
子主見妻
挐牽泣壯
念頓消是
忠臣孝子
轉關挐眷
登樓弓矢
備盜置其
親於不顧
是忠臣孝
子作爲賊
幸去矣盜
巡出矣而
翁歸矣異
人杳矣是
忠臣孝子
實蹟慷慨

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爲君驚厮僕生諾（[illegible]妻子孝子作不成矣）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葫蘆得妙）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乃知已卒自負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悞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嗚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

自負者如是如是

綠頭巾不能壓人死其精神全在一咍字

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以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擲琖鏘然呼曰咍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此一字快了多少謫忿

孝謂氣節人

蹇 見卷二鳳陽士人　甲鐵　信宿 見卷一嬌娜　甘心 左傳莊九年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　編管 見卷五仇大娘　解大紳 予　食其言

按大紳名縉江西吉水人洪武中舉進士文皇渡
江時與方孝孺周是修王艮吳溥胡廣故清約同死
難既而解使入覘胡廣動靜見廣方問家人飼猪否
解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益皆無
意於死也後孝孺磔諸市是修死之艮閉門哈〔左思
慟泣不已服毒死餘皆食其言詳見明史〔吳都
賦〕東吳王孫于然而丨國盡家猷春秋時有
汙楚人謂相調笑曰丨丨綠頭巾貧妻女求食者謂之
娼夫以丨丨褻
頭以別貴賤

愛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
徹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叟曰敝業姓施有
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疃聘呂子廉渠已受贄稷

門君如苟就東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
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薇以黃金一金爲贄執呂教之
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遙
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
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漚釘
獸鐶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
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
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
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

敬事先生文知大體世家舉止即爲兒亦落落大方

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入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拂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其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

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原不可作然赦之從兒懶而又不責兒工只知望兒成名者不可作而猶可作也，耻素食而反其贄金如此先生

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顚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怏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為耻贄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黙黙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戸偪

亦未易得

捲泣反金封堆植樹人師鬼主各得其宜

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餞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眞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

贈婢雖云酧恩終是夫人識大體而處事得宜恭自公子入告急掩其口之時直踋躅到今日矣客中得此解意之鬼既得良方又得良醫此樂人不能類之亦不令人見之也

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畧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掌而痾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没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

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旣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視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鋌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刼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旣歸則舍宇巳空頻蒙相邀所以

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遏耳今旣劫我
來卽速瘞葬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
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跡半涉幻妄
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
乃啟棺入已卽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遂
將入棺復臥徐强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
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
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夭謝又以寶飾大斂身所
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

靈氣一散艷骨何存愛之而反殺之所謂以跡交不若以神交之淡而能久也

必欲如此切勿强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其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强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艷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葬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

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斕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計每日得如千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晴生一術反嗔爲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乘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訴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怒不可支姑聽其算

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探支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陽門見卷六公孫九娘陽下注 行李見卷三苗生 漚釘獸鐶門浮｜｜也重軒詩別院頻翻鵝管玉長門深鎖｜｜金 鞖頰見卷八西湖主 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武見卷一陸判 覩見卷二嬰寧 措大見卷三苗生 闒說見卷五仇大娘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媪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為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

慷慨眞難得

為其止遺一子而出金為之斡旋存人之

狐也狐以與其父有一夕之好而不忍死其狐假手于王而終得所以報之而亦爲之存其狐狐之義爲何如哉至其假托菩薩事涉荒唐然安知非菩薩使之來耶蓋一念之善矣必報之

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即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告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

（不過一夕之好又）

（遠在廿年前不忍其鬼之餒而　媼眞可敬）

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裀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瞀不忍傷之臨病

鄉使狐無此女亦必有爲之生子爲之撫孤者矣

自敘而自解之遂令人忘其事之荒唐忘其言之褻瀆

二年惡囂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啟門視之則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家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借端而入其言則荒唐其事則神妙）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郎以爲繼室可也蓋王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主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

從天降下一貌又非凡焉得不神明而羅拜之

粧神精鬼而以禮自處故舉止落落大方

正大光明恩威並用

己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圓眼
巳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與諸
婢妾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縗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
拜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
之言非妄請郎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
靦然二字直貫到莊容坐受止益白拄
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
于禍而衆亦以爲神生又言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則
嚮王先拜女亦荅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
不得不怡然以神自處既以神自處而受其朝謁白
坐受惟妾至則挽之曰夫人臥病婢憒奴偷家久替衆
不覺靦然耳、得休以神道設教假便宜
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人以大

是神人誓世語是大師誓師語

非托大語是踏實語惟神而必須人主盟神亦無如斯人何矣主盟而必黃先生先

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惕鬨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即

生則又神于神矣

天下愚夫愚婦往往輕信鬼神至一石一木之微且震驚而禱媚之牢不可破木非神也既神之則亦居然厚其朝夕供養焉

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巹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不妨直辭本相仍作葫芦提語言其所）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神而不神不神而神所其所）王力窘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以神）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爲神也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上是假此是真）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爲神道閉門

耳

前謂其神也而畏之畏之眞也此則由畏生愛故樂於奉命而不自知亦愛之眞也雖曰但睹其貌而心自柔幷畏之故然使愛不由於畏則久而

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
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
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着皆云並不自知實非
雖曰非畏其實畏之而必自柔不忍拂之乃從微中
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
愛中得來是爲眞畏是爲大畏
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
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
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耄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强
必得此老命名而後
邀之黃始至抱兒出祖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
已先後之哲謂之神也亦宜　聯二喜字以是賴
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悦

必狎之矣貌顧可以服人哉

無数神字以附爲神道可作結然猶未之結也見挑葵花燈哉

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畱三日始去忽

○諸孤、扇○在○先、生大悅而○更出展叩○圖報之誠○全見○於

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甯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其議之

此

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

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

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

至○此○一○一○点○醒○通○篇○筆○墨○化○爲○雲○

人也荅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

據

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

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已慰妾視

○禍○福○將○至○必○先○知○之以○此○爲○神○亦○宜○

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甯解兒厄難

求可以免難數語及後日歸來諸事非神而何

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燗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步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

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强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來何遲也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闗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縶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

天數有定雖先知之其能逃乎

主盟須黃
命名須黃
至此不必
置辯黃自
握臂黃自
捋袂黃自
見朱黃自
証確且黃
自詣邑令
懲無頗而
返故物夫
而後乃曰
今以此子
委叔父矣

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盜欲獻甚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挈族人共謀兒非慕貞遺體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六七年前早辯之矣）（小紅至此）捋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失（才是大喜）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其神耶其不神耶）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為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托兒於妾（其夫也恰與敘論時相對）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陳而人杳

神乎神乎余亦將稽首而供養之

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陵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斡旋［玉篇］丨烏括切丨旋也運也與斡別　鬼餒［左傳宣四年］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注］而語詞言必餒　扃見卷一嬌娜　醮見卷一陸判　菩薩見卷一瞳人語　南海見卷三魯公女　荒唐［莊子天下篇］以謬悠之說丨丨之言無端崖之詞時恣縱而不儻　父執見卷四申氏　合巹見卷一嬌娜　瓜葛見卷二嬰寧　瓜分見卷四珊瑚　宿莽［楚辭］

及攬洲之||（注）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
||○（禮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績女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
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媪驚問何來女
曰憐媪獨居故來相伴媪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
媪勿懼妾之孤亦猶媪也我愛媪潔故相就兩免岑寂
固不佳耶媪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媪
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媪見其温
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媪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

時煩代捉入媪出果得衣一裏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
錦繡香滑無比媪亦設布被與之其榻羅裙甫解異香（色○身○正○襯）
滿室既寢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情○隨○對○襯 以○情○感○情○以）
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媪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情○知○情）
欲作男子媪益知為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
而又懼我耶媪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胆如此大還欲作
男子實相告我眞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
足媪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隨○情○障○對○襯）
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媪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形○色○身○正○襯）

戰慄哉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佳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匀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愼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煙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

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祗以王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濶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幌隔

情障正面

色身情障推寫

色身

對面情障對面

示色身正面

郎隨情障正面

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沉沉聞聲
情障
不見矣悒悵間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
示色身寫到十二分隨
情障亦到十二分
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倩矣媪延生別
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
寸凌波玉筍尖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
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
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媪曰我
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媪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
以色身示人近於誨淫焉得不被汚褻
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汚褻此皆自取於

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刼難出矣遂褋被出而去何等乾淨媪追挽之轉瞬已失

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墮情障六言盡之若就費生一邊描寫正面則命意旣難新穎措辭亦易支離乃從七句老嫗極力形容忽然妄想忽然股戰忽然復涉遐想而寫其儀容寫其袍服寫其裙香寫其臂膩竟寫到肌一著人皮膚鬆快又從女子口中說出願作男子何必又曰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再從媪口中說出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色身之示人情障之自

塵直說到百千萬億分矣然後漸漸說到親里中說
到姊妹行說到老媼少女說到鄉中少年而後引出
費生已入正面矣却只以意眩神馳拜而又拜輕輕
虛寫郎已十分透足南鄉子一闋顯然他有所干淫
詞汚褻豈止欲一瀾眼界而已哉猛然省悟及早回
頭此皆自取於汝何尤八字實實從情窟中轉劫出
來使前此無數艷語情詞遂如風掃塵霾一時都盡

當爲情死見卷三扃見卷一名士見卷二毛嬙按一古
紅王嬌娜阿寶
美女三嬙漢元帝宮西子見卷四淩波見卷八蓮瓣
恒娘西湖主
人今混而一之非矣

秀才伎倆世界勢力不料數語道破乃得之閨中

已聞言而

見卷一　重臺見卷一嬌鳳頭見卷一
嬌娜　娜蓮鈎法　嬌娜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寃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

爲秀才者宜佩此

即使世界

不勢力曲直可理定捉刀聯名之事然且不可

侮奈何又捉刀耶使方見之當為涕泣而哭其詞

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曠野無所歸宿欻覩小村趨之老媼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為張以實告媼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

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卽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堦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畱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旣而設錦裀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旣去張覘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卽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靦覥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

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
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頗亦不妨既不嫌
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
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
爲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夜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
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媪云來
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
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
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

張固多情
狐亦能怨
詞氣溫婉
神致纏綿

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
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
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
卿是新婦彼是旧婦彼亦前日之新卿即他年之旧
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
能不棄旧乃可戀新若可忘新于何有取愛何之
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
筏渡醋海之逝化彼皆褊心融為和氣無我見無人見
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
何必令其用而涉是謀工緻之末工織錦久不至笑初宜
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皆暗張
而哭者去
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
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垝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

故作閃妙迷離之筆介讀者目眩心迷秉燭者方氏也臥床者兒也且夫婦偎倚恍如夢也訟獄始終皆得寔也乃方且曰君不復念我也乃方忽曰君以我何人也方也而竟非方也乃舜

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真方氏也

不扇 縁

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

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偎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

當 果如夢直是鳴鬼

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

漏有眞焉據

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

妙神妙鬼郎如其所言以你之朋得不中其計而相

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

態托出 对假人說眞話

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

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

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

華也兒也而竟非兒也乃竹夫人也果狐之善爲詩張耶抑作者之巧弄筆墨耶

方氏驚起不信其眞情也乃愈詰証愈嗚咽愈啼泣而張愈疑幻弄也眞方也而乃

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乃有許多妙用）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証確實始挑燈嗚咽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對眞人說假話）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前日須依之人忽爲今日變色之人令人疑見疑殺）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

日舜華也眞兒也而乃日竹大人也及方変色而有言而喻痕在枕之力非復縱体入懷之方矢床頭臥熟之見非復以手携入之見矣是眞非眞是幻非幻眞即是幻幻即是眞虛虛實實

悲憐之情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欲獻其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其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益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豔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顱甲踣猶號又連剁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

○眞○觸○筏○力○不○迹○此○欲○入○此○欲○再○此○欲○語○步○正○許○多○文

相○許○多○奇○過○眞○是○妙○筆○

離離奇奇事或有之文亦宜然

君遠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卽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鞚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畧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卽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客旣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

此狐生善于営鬼

対公役說鬼話其机変宜也乃又忽作真語便將発洩私憤之言插敘在此省却兎數筆墨而又字已分外生新出色真是巧不可惜此番入門方氏非舜

子張宮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爲宮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其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旣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托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寖怠乃復逡巡東向旣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墻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撾門久之

華兒亦非竹夫人妄乃方又忽作呵叱声而日遣汝來汝之爲汝並死所指又不啻舜華之幻弄也且竹夫人未曾携人簾外又有少婦頻來皆作者極力經營映襯上文處愼勿輕易看过

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温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

前此凡數波折到此疑是山窮水盡矣乃又突起一

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

波更覺出人意表

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

孤負一片苦心

追挽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因憊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間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眞

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曰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勢力世界曲直無憑貪酷者安居鳴寃者反坐茫茫世宙教人從何處呼天耶然而士子應守學規王章

最嚴結黨以事不干已而强爲出頭始則妄貪天功忽焉竟成瓦解楚囚相對趙壁難歸獄中之燐火相依塞外之鴻書莫寄仰而父母誰事俯而妻子何歸悔已噬臍覆宜借鑒若張者幸而兔脫終是狐疑晝伏夜來其形似鼠風聲鶴唳是處皆兵偶合旋離一生九死雖則賢妻用盡心血令子能繼書香而十數載流離百千番磨折至是而始服狀頭人之遠見亦已晚矣提刀之自貽伊戚也可勝道哉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刀筆 〔史〕記蕭相國世家贊蕭相國何於秦時爲丨丨吏 貪天功

〔左傳〕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丨丨之丨以為已力乎

瓦解〔史記〕匈奴傳其因敗則丨丨雲散矣

捉刀人〔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丨丨丨是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資斧見卷一勞川道士

南華經陳繼儒羣碎錄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眞人故莊子為丨丨丨

瓜李之嫌見卷六

編心〔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丨丨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〇編一作偏與偏同

損死見卷十賈奉雉

情死見卷三香于

竹夫人宋張耒有丨丨丨傳

望君如歲見卷二蓮香

惡少見卷二阿賚

書香〔陸游詩〕窓月窮幽致圖青發古香

青海〔淮南子〕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在游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通而合于丨丨〇〔逌賢詩〕邱公神仙流合道丨丨東

大比見卷二阿寶

猶子見卷五大力將軍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温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

隱以白毋翁聞而笑曰曩與貧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媪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媪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郎都忘却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媪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

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爲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鋌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

入必不自負而后不肯負人負人者即自負也誠篤

所要受金而爲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嘿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

語不可多得

事必無成卽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媪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紛亂進退罔知

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嫦娥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嫗嫗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后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絶嫦娥知其爲已因暫歸甯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旣而解衣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絶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蓋顛當子毋徒去已久影滅跡絶莫可問

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嫦娥家綦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
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
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
爲下文作勢故此處極力鋪排恐說不到十二分
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傚飛燕舞風既
絢爛也
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
眞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
嘗謂長夏○英華發洩盡矣○此篇
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
刧而○去亦陽極陰○生之見耳
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
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鳴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

喘久之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閧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
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怛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
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
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値一女子
垢面敝衣偃儴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
至此答云別后南遷老母即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
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
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但客中資斧有
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

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當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

今之以勢分交者前後異位則反眼若不相識烏知綈袍

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絶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惝怳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遥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姮娥被讁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寇劫所以絶君望耳尼亦

王母守府者妾初謫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為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傾歎女遙顧曰姊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歎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

然不能荅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
（虛○亡○來○連○环○訣○此○處○却○用○明○点）
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
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
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
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賚
（情○文○相○生○神○采○欲）
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却顛當目宗宗笑
（活）
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
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
（不○得○已○乃○來○耳○悔○且○不○及○敢○蹈○前○轍○乎）
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

狎戲惟宗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絶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絶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巳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也汝自欲捧心傚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嘗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

（此則皆自所得矣）

（不罪之罪情直當罪）

狐媚惑人亦人之日受其惑耳願當之者於意蕩思淫不能自主時急斂神而攝之則彼且懼而退矣

唇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閒時詰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置之罰使學童子拜

妙子語言路頭秘訣 是者某公嘗語屬曰吾生平不喜人奉承有諂者曰古來如中堂者有幾入某公笑罷之亦此類也

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

受媚而笑已爲所動矣迺而逞其技不令其心不止也人禽關頭爭此幾希耳

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其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

凡媚人之甚者豈必其怨我仇我而乃惑我愚我而酖毒我甘心我哉其初亦只覺一肢一休無不親之極愛之極遂乃媚之之術惟恐不精媚之之事唯恐不問媚之之時惟恐不密卒之

顛當漸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傚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解骨作醋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墀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

然則媚人者不惟敢抑且忍也受之者何甘受其忍與敢乎

趣語矣然

言信而有徵

以彼愚癡致我墮落荒迷不悟而傾覆及之故處女子小人不願彼一時親我愛我媚我但願彼終身畏我服我敬我

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諉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驗亭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何常畱汝女終爲禍胎宜卽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券証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荅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扎又呼顚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

陽極陰生此理千古不易凡爲人上者當敬听之以防傾覆之漸而諂諛献媚者亦當奉爲提耳之命而力求拔脫也

上者一笑頗亦不可輕詎端開之自妄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援脫嫦娥乃掐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撫然爲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免付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

爲上者卽一無所好猶恐下之易卽于惛惛況自我開之其流弊尚可問乎陽極陰生四字有國家者當奉爲座右箴

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惟仙多情亦惟仙能制情惟仙眞樂亦惟仙不極樂此則文之梗概也獨怪嫦娥之於宗也媪將奇貨居之宗亦置之而他有所要此時不去而付金自贖不

可謂情之不篤也而且舞效飛燕醉學楊妃千古美
人孳之牀榻乃突然托之寇刼闐然徑去自以情愁
纒人而欲人之不纒之也得乎倘謂謫限已滿不可
再留何以消息潛通遭逢奏巧癡郎䰟返遂與同歸
豈小鬼頭果能推人坑中欲出此而無術哉況浮沈
俗間更生子女則限滿難留之謂何也毋亦循環之
定數本不可逃而鑑及于陽極陰生恐致墮落欲以
顛當自代而脫身天外耶至顛當饒舌幾殺癡郎萬
不得已而借歸夫而後以禮制情安心作室家計耳

若夫顛當則尤有可異者於嫦娥之未來則踰垣就之約之以嫁娶則託兄辭之至告之以嫦娥之言則又深然之而切勸之謂其有所畏于嫦娥固已顧何以佩囊一摘既變色絕負心郎而荏苒十四年又忽垢面敝衣而試之又忽往衣鮮明而告之且已止宿其家矣所云俗累不能從者何爲示蹤迹以求嫦娥者又何爲登眞推入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不然何以向人饒舌而又含字全非耶非顛當焉得嫦娥背嫦娥烏得顛當顛當月宗宗笑不語意若曰綈袍之

意猶存請至徹廬宣必得當以報矣既啓教爲狎戲則狐媚之惑我實啟之豈捧心效顰遂足以懲之而使啟哉馬嵬禍作輪臺悔前賴夙根之堅深毋至荒迷幸免傾覆不特開端非己流弊小生抑且指耳悟必當時拔脫即前此之愛我親我不覺媚我而不敢惑我不忍愚我者今且化而敬我畏我據地自投歡喜鼓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矣又焉有媚我之人在其中哉然吾謂仙人畢竟差聖賢一著聖賢化人以德節人以禮立禁于先事防患于未然閑有家而

悔亡假有家而勿恤切　嘻嘻而失節自無无妄之災矣觀其為人上者一笑嚬亦不可輕之言至禍作而鬼神告之以漸始恍然　悟曰今而知抑何見事之晚也

袿衣〔後漢皇后紀〕簪珥光彩袿裳鮮明〔釋名〕婦人上服曰袿　厲禁〔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致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奉箕帚見卷二嬰寧弱息往　奇貨居之見卷五續黃粱　折腰見卷十席方平　不直一錢〔史記灌夫傳〕時武安侯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大罵曰生平毀程不識｜｜｜｜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耶　及笄見卷一青鳳　飛燕楊妃〔綱鑑漢成帝紀〕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召入宮大幸○唐

明皇紀明皇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　**飛燕舞風**見卷十六花神掌上留裙注　**楊妃帶醉**見卷一勞山道士霓裳舞注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綈袍**見卷六阿霞　**武**見卷一陸判　**尼**見卷三陳雲棲　**衲**見卷一種梨　**扃**見卷一嬌娜　**漏**見卷一妖術　**饒舌**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姮娥**見卷六羅刹海市　**王母**見卷七鞏仙　**臨存**見卷三陳雲棲　**廣寒**見卷一勞山道士　**緩頰**見卷八西湖主　**當夕**見卷六青梅　**吃吃**見卷一瞳人語　**厭勝**（前漢武帝紀）皇后陳氏以祠祭〡〡（注）后忌衛子夫得幸乃祈神爲佑以厭其勝巳者　**捧心傚西子**（莊子天運篇）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者見而美之歸亦〡〡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趺坐**見卷一瞳人語　**龍女侍**見西遊記　**童子拜**見西遊記　**解頤**見卷一嬌娜　**馬嵬**

一月得四十五日婦女且然況乃學者

薨太眞外傳上幸巴蜀妃從至||六軍不解圍上使力士賜妃以死于是乃縊于佛堂前梨樹下

匾亭見卷三石清虛　劵見卷四珊瑚　無恙見卷二珠皃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畧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荅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觀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

有志者不當如是耶

半月販以供一月讀負薪挂角古人所以

可師請與俱遷之盎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甯寺遇褚廊下劈柴淬硫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

貧○不廢讀

奈○何○人○不○如○鬼○

至今傳也能讀而不讀是爲無福凡賈之所爲皆絕慧事以子爲癡也固宜使之廢學也尤宜

灑涕依戀緣結再生

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青蚨飛去復來）反陳父止（陳父大利市）褚讀如故與其饔飧若子焉（伏筆无痕）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納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

最難措詞處而出之全無痕跡

矮屋中有人代勞而乃肆覽眺涉園亭遏畫橈聆艷曲不費一紙一筆竟掇天香其

八邑庠即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
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
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
於其家家無婦女即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巳中秋劉
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
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喧啾不得
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
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
與姬俱至蓋勾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

文有知恨不當日力成其癡借傅封語可泣可歌如畫如話以死見而歌艷曲亦是淡處求濃枯處求榮法

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略致溫凉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强顏爲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强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闈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

昌名項晳此

妙筆妙想
天衣無縫

報友之誠
不図得之
于鬼

慳吝之骨
不堪誥贈
其言信而
有徵

不日有父
子之緣而
日有父子
之分分者
就其所感
之情而言
也然有情

褚生方自驚疑客遠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僨矣共扶
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即已也旣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
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
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
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
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
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爲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
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
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

則有分有分而緣已在其中故繫念常不能置自之地府主者而其謀果成

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握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

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即自教其子嗚呼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諸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㷄爾雅未名硫硫黃謂劈析其㷄而淬硫于其端　慳吝原化記賀知章謁賣藥者問黃白術遺以大珠老人以珠易餅與賀賀心念寶珠何以易餅老人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惜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落魄見卷一嬌娜落拓注　勾欄見卷三陳雲棲　劈㷄淬硫作火且焉委巷叢談杭人削木為小片其薄如紙用硫黃塗其銳遇火即燄名曰發燭亦曰淬兒清異錄所謂引光奴者即此物也○按近吾鄉多丨丨楷塗硫黃為之薔里

古今注薤露丨丨並喪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丨丨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時晞露晞明朝更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丨丨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丨丨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

弓鞋 郭鈺美人折花歌花刺鉤衣花落手草根露濕丨丨繡叉花間集漫移丨丨底繡羅丨丨

捉刀 見前張鴻漸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為亡者強脅之引

幸有此一畏不然何以敗

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旣加
收齒何必復盤察如甚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
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臛必燕窩或雞心魚
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
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
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卽厭其故如是月餘
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
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
朱設榥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容數相誚罵朱亦不

家雖中落亦不過坐無賓厨無肉耳於彼何損焉

甚分解居三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啟後閣亡去朱怊悵若失偏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闈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爲人何素窺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産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

得已是假

功成身退

不敢問如何分曉

何之大悟以其既不吝嗇而邪亦未到得十分所以可救

此固服蔑湯衣錦綉而恒招優恰爲戲者一到秀才家便能安貧躬操家苦到底秀

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顏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
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何能
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
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艶麗
忽投驚懼不知所爲因却之女不去應對閒婉嫵那
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
過舊室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
風聲露洩爲懼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
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甯

才便宜

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
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
君竭貲而往必無相虧負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
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綴之而
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
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
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鬻妾
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
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

賣不賣固自在君賣而不賣則在我去不去固曰在我去而不去仍在君其實賣而不賣去而不去不在君亦不在我在商人子也何也彼已反舟綴我矣焉得不賣又焉得賣焉得不去又

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致渠姑待我囑黃郎郎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郎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尾已登商舟遙

去不去固自在我耳

焉得去

中間点醒收束前文

借囊充物破之無傷

顧作別並無懽戀黃驚魂離舍噤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達鎮江運貲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回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為乃僱役荷

求不來固自在我耳

所行直快人心然于卿何事

而必舍己身以破吝人目數易其主也

合浦珠還
誑之大刻

爲其未能
育男女而

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叅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方凡已滿雞蠏鵞魚皆臠切爲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耎而牀則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

代爲論昏負家情則厚矣乃阿美入門即託爲南海之遊而自此絕跡由前而論何仇于朱而德于黃由黃而言似厚于始而怨于終然而謂之曰負家子而百贈賜之以嫂呼之蓋早已討

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强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踧踖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笑卽留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値諸郎聚語黃至卽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旣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卒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

及于公私之分先存身以退而得所以善置之其用情周至如此

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閥閱及妯娌并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長跽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

莫測其女何能測其父兄

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僦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卽南海人還圻証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媼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遣夫人去二

其兄稱爲夫人可知

出此謀時已舉家計及之矣

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遥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懾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

以仙賜命名不忘其所自也束釧內金仙又豈能忘情哉

知其死無棺木而諄囑助之猶是婦人之仁

情因猜為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荅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為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見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闥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

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鏗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只是吝則破之邪則誑之兩語爲一篇主腦而敘次描摹皆極精緻

漁色 見卷一 肉䑋 曹植七啟｜｜江東之潛鼉 注 䑋肉羹也○按有菜曰羹無菜曰䑋 見楚辭 燕窩 周櫟園閩小紀｜｜竟不別是何物漳海注 邊已有之益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

力倦則置諸海而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御以飛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舟大舟又見尻坌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於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北人加菜字○又王仲威暑窗臆說｜｜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蚕螺背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津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得之以貨紫色者尤佳

行賕見卷三紅玉　根相得晚見卷二酒友　榜人見卷八彭海秋　千金軀鮑照詩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　券見卷四珊瑚　璧趙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之相如曰臣願奉璧往臣請完璧歸趙於是奉璧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從者衣褐懷

壁從徑道亡 鏑見卷八西湖主 合浦珠還見卷六賭符 吃吃一見卷一瞳

歸｜於｜ 人 見 ...

歸｜於｜人 妯娌方言築裡匹也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廣雅作｜｜ 菀若前漢郊祀志上

語求神君舍之上林中䗉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嫁爲人妻生一男死女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見神於先後｜｜○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字也○吏記論文注｜｜二字諸解俱不明大約是人名也

甓牟見卷四晚霞 瓜州南幾志｜｜鎮在江都縣 胡再不諒見卷五黃九郎 扃

見卷一嬌娜 無恙見卷二珠兒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

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旣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强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卽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遂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

償財物仍以歸寄客盜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
廉豐原言之最悉

假佛營私持刀惡募將軍何由而至女子奚自而來
菩薩化身眞有不可稱量不可思議者

方丈見卷九鍾生　甘心見前佟客　趙孝廉豐原名于京號香坡又號客皐歷城人康熙辛酉舉人官河南府知府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
見之唯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

此狐亦惡作劇

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大卧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韓公甫　塞見卷二鳳陽士人　崇見卷一賈兒

跳神

借題發揮西音古節極行文之樂趣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

此狐亦惡作劇

償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假佛營私持刀惡募將軍何由而至女子奚自而來菩薩化身直有不可稱量不可思議者

方丈見卷九鍾生 甘心見前佟客 趙孝廉豐原名于京號香坡又號客亭歷城人康熙辛酉舉人官河南府知府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唯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

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韓公甫　蹇見卷二鳳陽士人　祟見卷一賈兒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

借題發揮古音古節極行文之樂趣

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

古音璆然當於秦漢以上求之

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撾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闢翕維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 跪立全須人先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寘無人嘿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 亂也食頃 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傴僂問休咎 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嗔喜 肅肅羅問 之荅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 我大不敬 將褫汝袴 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軆

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
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㒓上名曰跳虎神馬虎
勢作威怒尸者聲傖儜或言闕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
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
挑入去二一家嫗媳姊娣森森蹌蹌雁行立無歧念無懈
骨

典奧如尚書古文瑰異如冬官考工反復讀之美不
勝收只是不忍釋手

商羊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庭舒翅而跳
齊侯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

小群也昔童兒風一脚振行而跳且謡曰刺刺見卷天將大雨丨丨起丨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刺刺一出

上傴僂見卷二張誠腹誹見卷七汪城姍笑見卷四瑞雲倉停劉禹錫傳

鼓吹裴回其聲丨丨注相呼也元壇事物紀原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仲居終南山真人草樓號日樓觀隋煬帝改爲丨丨後復日觀〇趙公明封金龍如意正黑龍虎丨丨真君之神見封神演義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擻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易筋經大力方右丨 仇公子彭三 頡

鐵布衫丨丨金鐘把諸名 勢曾

賢

日丨

事涉荒唐
即以荒唐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
處穴如環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
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巳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
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
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
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

了之亦可

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荒唐小品 見前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値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讙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柸盤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澁忽遥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旣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渟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李會斗　坎窞鐘生見卷九　蜥蜴爾雅釋魚蠑螈｜｜〇說文在草曰｜｜在壁曰蝘蜓〇本草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小而綠墻壁色黑者名蝘蜓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隷祖逖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瘧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愓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非人識者鄙之況已受其偽職所謂策名委贄貳乃辟也覺大勢既去然後以兵乘其偽帥而縛之於國爲叛民於逆偽爲叛將沸油澆足可以警世之立脚不穩者

祖述舜 格拒見卷五白蓮教國士見卷八聶政有豫之義注總督蔡名毓

柴祥見卷三
保住吳藩注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一終







